

## 报告文学

## 拽不断的风筝线

要不是那一天的那一刻，要不是在哈尔滨的兆麟公园，要不是那只风筝落在了树空里，26岁的潍坊小伙王永训和18岁的东北姑娘张勇就不可能目光对视，擦出火花，喜结连理。

风筝线有这么神奇吗？

那是1998年夏，王永训坐着绿皮火车到哈尔滨举办风筝展览。本来，他胸有成竹，打算和兆麟公园合作搞风筝展和放飞表演，帮公园揽客，靠门票分成，加上卖风筝，一个月赚它40万元。没想到，8月中旬，松花江涨水，当地人开始筑坝抗洪，人心惶惶的，哪有人看风筝？王永训带去19个工人，一堆展品，在哈尔滨待了1个月，算算吃住行，赔了14万元。

有天中午11点左右，心情沮丧的王永训来到兆麟公园的小湖北侧，放起了一只硬翅沙燕风筝。这是王永训用心扎制的精品，长宽都是1米，在沙燕的翅膀、腰节和胸前，尾羽等处加上了蝙蝠、桃子、牡丹等吉祥图案，寓意着美好的愿望。

一看风小了，王永训收线把沙燕往下落，一落到了树空里。

“公园有游乐设施，还有种植被挡着，我看不见风筝了，就边收线边往那边走。走着走着，我试着，那边怎么有人拽线啊，就跟咱钓鱼，鱼上了钩似的。这根线是漫着石头过来的，我顺着这根线走过去，一看，一个小妮儿在那里拽风筝线。专业风筝线特别结实，通常男的能拽断，女子拽不断。我拿着线，把风筝解开，问她要不要，她说不要，脸一红，跑了。从那，再也未见。”王永训说。

26年后再回忆，记忆有些模糊了。张勇说风筝好像是个大蝴蝶，很漂亮，翅膀总长1米左右，挺大的，手画的。“人家的风筝，咱怎么好意思要呢。”

那时手机还没普及，也没留电话和其他联系方式，王永训和张勇这相隔1500多公里的一对萍水相逢的青年男女，怎么又走到一起的呢？

2024年4月19日，潍坊第41届国际风筝会暨2024潍坊风筝嘉年华开幕式那天，我们跟王永训简单聊起了这个美好话题，他说要参加国际风筝联合会大会，等再找机会慢慢聊。

20日，国际风筝联合会第四届一次执委会在山东潍坊召开，王永训被聘为裁判与技术器材委员会副主任。此前，他还担任着中国风筝协会副主席、潍坊风筝产业协会会长等职务。王永训笑着说，这都是放风筝放出来的官儿。

快近中午，我们在世界风筝公园万人放飞现场又看到了王永训，他正在忙活着将一款“汽车”飞上天。看着他满头大汗跑来跑去的样子，我们不忍心打扰这个远近闻名的“风筝王”。

## 恨不得把自己飞上天

“纸花如雪满天飞，娇女秋千打四围。五彩罗裙风摆荡，好将蝴蝶斗春归。”这是200多年前潍县县令郑板桥笔下的王永训家乡的风景。

潍坊风筝早在明代就已成为商品，至清代乾隆、嘉庆年间更有了相当规模的风筝集市。潍坊风筝节起始于20世纪30年代，正式的国际风筝会则始于1984年，是中国最早以“国际”命名并吸引众多海外参与者的地方节日。

40年的风筝会，让潍坊成了能让一切飞起来的地方。

王永训1972年生在潍坊坊子区马宿村（现属潍坊高新区），祖辈务农。他记得每到过年时候，父亲扎纸马，用秫秸编，用白纸糊，那么精美的纸马，年除夕就烧了。大人在做的时候，王永训幻想着这些纸马能飞，他为烧掉的纸马感到可惜。

20世纪70年代，孩子们没多少玩的东西。看人家放风筝，王永训也想放，没有怎么办？就自己做。做又没材料，骨架用高粱秆扎杆，表面用装水泥的牛皮纸糊。水泥袋子层脏，外层脏，中间两张干净点儿，就用它糊。“牛皮纸用糨糊很难糊，太硬了。心急嘛，没办法就使根针，把牛皮纸缝在架子上。放吧，它‘迷楞迷楞’地飞上天，‘嘣’地下来了，扎坏了，放不起来。这怎么弄啊？放了学，拔麦苗，把麦苗绑起来当尾巴。风大，线断了。改用绑烟线的线，一根绑烟线也就是六七米长，一节一节地接起来，上面全是疙瘩，这个线是棉线，棉线不结实，看着挺粗。

上面全是疙瘩，这个线是棉线，棉线不结实，看着挺粗。

上面全是疙瘩，这个线是棉线，棉线不结实，看着挺粗。

上面全是疙瘩，这个线是棉线，棉线不结实，看着挺粗。

上面全是疙瘩，这个线是棉线，棉线不结实，看着挺粗。

上面全是疙瘩，这个线是棉线，棉线不结实，看着挺粗。

上面全是疙瘩，这个线是棉线，棉线不结实，看着挺粗。

上面全是疙瘩，这个线是棉线，棉线不结实，看着挺粗。

上面全是疙瘩，这个线是棉线，棉线不结实，看着挺粗。

## 『风筝王』传奇

□ 逢春阶 杨学莹

他做的风筝伴随着神舟十一号飞船和天宫二号登上了太空；他的风筝成了天安门广场新中国成立60周年大庆游行方队里的显眼元素；2024年第41届潍坊国际风筝会上，他用风筝讲“一带一路”故事，153个国家的标志性建筑图片与旗帜，串成199米长的巨龙呼啸升空，在天际绘出瑰丽的风景。因为痴迷风筝，他还有一段温暖的爱情故事——

最后呢实在不行脱下鞋来，拴只鞋上去。上去之后，下边又太重了，在天上晃晃晃，就是飞不高。那时不明白风筝起飞的原理呀。”说起小时候对放风筝的痴迷，王永训非常投入，一脸幸福。

到了1989年10月，不再念高中的王永训，出了校门就来到杨家埠，也就是现在的民俗文化大观园。杨家埠风筝厂是个村办企业，建于1986年，1984年潍坊开始搞风筝会，这个小厂算是应运而生。在这里，王永训开始真正接触风筝这门技艺。

他干了一年“扎工”，先从扎低档入门，后被选拔扎高档的。再转入画工车间，去学绘画。1991年，他辞职了。

“因为不挣钱，一个月几十块钱，不够花的。那几年我母亲身体非常不好，再加上男孩子做风筝，咋看也不是一门好手艺。我进厂时全厂90多个人，只有五六个小伙儿，大部分是女孩。”王永训说，“离开风筝厂，我干起了机器加工。学开车床，学机械制图。这些手艺，对我后来做动态风筝、花灯都有帮助，风筝、花灯、机械完全融合了。我觉得干任何一项工作，只要用心去学，用心去做，最后都能用上。我从小爱好画画，后来也用上了。”

离开杨家埠风筝厂，王永训在清池木工机械厂干了1年多，但他依然放不下风筝。每年4月的国际风筝会，他看着天上的风筝，手都痒痒。1992年，有个原来风筝厂的同事，让王永训给他加工了10来个风筝，算起来利润还行，王永训就自己干。“木工机械厂三班倒，倒班时，我就在家自己做风筝卖。厂里效益不好，我1992年辞去工作，就自己创业做风筝了。”

又是4年过去，转眼到了1996年，王永训再次来到杨家埠，做风筝，不到杨家埠，怎么能算专业呢？

在杨家埠，他租了两间小门面，自己干。1997年正月十四，小店正式开业，开始连名字都没有，后来有了名字，叫“天成风筝厂”。

“天成”名字怎么起的？王永训说：“当时我起了个名叫‘天都’，因为潍坊叫鸢都。天都，一听这太大了，咱一个小小的作坊不能起名太大了。我的乳名叫‘成’，谋事在人成事在天，我就起名天成。我还设计了天成的商标，就是天人合一，三星高照，太阳、月亮、星星，组成一个‘天’字形，又看着像一个人。”

风筝本天成，妙手偶得之。

扎、糊、绘、放，王永训吃透了这四道工序，玩出了各种花样。三十多年专注做风筝，他新作不断，风筝厂规模在潍坊也算大的，大家管他叫“风筝王”。他摆摆手说：“我姓王，但我不是风筝王。”

## 风筝不飞还叫风筝吗？

1998年以前，潍坊人只是能做飞的风筝，从来没人意识到风筝也能拿出来展览。这个市场空白让精明的湖南人盯上了。

1998年春节，一个专门搞展览的湖南人在济南做灯展时见到了潍坊风筝，很是惊叹，于是来到了杨家埠。看了一圈下来，最后与王永训坐在了谈判桌前。她的要求很简单——加工一万只的风筝。在杨家埠，风筝放飞率的高低是评价风筝厂好坏的硬指标。王永训虽然是做风筝的好手，却从来没有尝试过做不能飞的风筝。

风筝不飞还叫风筝吗？

为了表示诚意，湖南人一次定制了2000只风筝，当场支付4万元。王永训被击动了。此时，湖南人又提出了第二个要求：到湖南做风筝。“以前没出过远门，怕被人骗了。”犹豫再三，最后王永训还是带着4位做风筝的师傅去了湖南。忙了两个月，他们做出了30多个特大风筝。风筝展定在“六一”儿童节那天举办，一下子在当地引起了轰动，几天时间就吸引了8万多位参观者。王永训估算了一下，仅门票一项就有近40万元的收入。

不飞的风筝竟然可以创造那么大的效益，这深深刺激了王永训。他决定自己回家筹办风筝展。经过朋友帮忙，风筝展选在了哈尔滨兆麟公园。就在王永训觉得闭着眼睛都能赚钱的时候，一个大坎儿来到了面前。

“开展第二天就开始下雨，接连下了一星期，松花江发了大水。人心惶惶的，都去抗洪了，谁还有心思看风筝？”结果可想而知，多年的积蓄花没了不说，还欠了十几万元的外债，最后连坐车回来的钱都没了。

不过，老天爷还是待他不薄，在最艰难的时候，王永训却收获了爱情。

## 她像风筝一样飞到了山东

张勇的名字很男性化，因为她上头有个姐姐，父母希望第二胎是个男孩，就给起了个男孩名字。她家在黑龙江肇州县永胜乡胜强村魏家屯，归大庆市，离哈尔滨120公里。

1998年那年暑假，她和几位女伴去哈尔滨玩，逛的就是兆麟公园。走着走着，就看到一只风筝掉她眼前了。“天上无缘无故掉了个风筝，我就去捡，没捡起来，还连着线，人家主人来了。人家问，要不要，咋好意思要？”张勇笑着说，当时她对王永训印象不深。

后来咋来的山东？

张勇的姥姥是山东人，早年闯关东去的东北。后来，老人家回关里了，把张勇的妈妈和大舅摆在了东北。“我姥姥觉得东北穷，愧对我妈，一遍遍催，就把我们全都催到山东来了。”

张勇姥姥家是潍坊坊子区梁家寨子村（现属潍坊高新区），和王永训的村一河之隔。张勇的大姐19岁那年认识了王永训的同学，按辈分，这个同学还得管王永训叫叔。

姐姐和王永训的同学谈朋友时，张勇和妈妈也来到了山东。那是1999年。

“我爸一边种地一边打零工，给人上房梁、砌砖。我妈在村里有一个朋友，她闺女在一个厂子里给人砸刷子，我也跟着进了这家小工厂，做给铁门除锈用的钢丝刷子，把六七根铁丝砸到木板里去，稍不留神，用力一偏，一把铁丝就扎到左手拇指下边这块肌肉上，大拇指侧面这个地方，整天烂乎乎的，总不好。铁丝在木板底下还要弯过来，也容易扎到手。我每天上班，还没到厂子，手就疼，有了心理阴影了。”张勇说。

当时王永训在家做风筝。

王永训的同学（现在张勇的姐夫）领着张勇的姐姐到他家要，看王永训做风筝。张勇的姐姐说：“让我妹妹到你这里干活吧。”王永训爽快地答应了。

在这里干了两三个月，熟了。有一天，跟王永训聊天，张勇说在哈尔滨兆麟公园见过风筝，天上掉下一只大风筝。不知怎的，捡风筝的细节，一下子照了两个人。

王永训惊呆了：“噢？长得还真有点像呢！”一对细节，原来眼前的，就是当时那个小姑娘！

张勇也瞪大了眼睛：“不可思议。中国这么大，咋能这么巧呢？”

张勇坦言，那时候还没动心：“在他家干活，他脾气好，不善言谈，也比较老实，再说他家里也没有几个干活的，也就三两个，都是周边的一些家庭妇女，给他糊糊，扎的工作还得靠他自己。他姐姐也会扎，会糊。慢慢地发现他人好，这样才慢慢动心的，并不是因为这个缘分怎么样。我脾气比较急，或者说还是比较活泼，相对而言，喜欢稳重一点的人，踏实本分的。”

谁追的谁？张勇明确说：“都有好感。”

张勇跟王永训谈恋爱的时候，王永训其实负责不少。

明知道他负债，还决定跟他谈？“有债慢慢还，关键是人可靠。就像放风筝，你得抬头啊，抬头能看到风筝，还能看到曙光。”

在张勇眼里，王永训长得挺干净的，脾气挺好，话也不多，文静，比较有才华。他观察力强，蝴蝶啦，蜻蜓啦，他能观察到神态，扎得活灵活现。同样做一件事儿，他办法多，解决问题的能力强。“比如说同样是缠绳子，我们就用手缠，但他会做工具，去外面寻一个破灯笼，架起一个架子，咔咔插着，就缠得很快。类似这样的重复性工作，他会拿出15分钟去做一个工具，2小时能干出5个小时的活。”张勇说。

观察力强，动手能力强，王永训做啥都惟妙惟肖。张勇说，那时候他们主要做些风凰什么的，早年那种传统风筝，比现在的传统风筝要求要高，做得要好。王永训扎的造型，仿真程度高，颜色也好看。

张勇说：“我出去送货，坐着公交车，提着俩袋子，上潍坊的小门头去送，就能感觉出来：咱去送，或者别人去送咱的产品，门头愿意要。人家觉得咱的配色、样式都好。”两个人谈恋爱也没像电影上那么浪漫，也就是见天上班，帮着送货，有时候王永训的同学来了一起吃饭，张勇就帮着照顾。一起去玩，去旅游之类的“特别节目”，没有。慢慢时间长了，王永训家里给他介绍对象，他就不去相了。他家里头催得急，他年岁大，条件又一般，家里没钱。“我俩差7岁，等我到了结婚年龄，23岁，他就30了，万一我不跟他，他就不完了。”张勇笑着说，“一开始婆婆不同意，慢慢时间长了，她就不怎么管了，也管不了。王永训自己还是比较有主意。”

两个青年相处三四年，还上了饥荒。

张勇有个最深刻的印象，那时候她去给潍坊的一个酒店送风筝，每天送。有一次酒店跟她结账，给了1万多块钱。“我揣着钱坐在公交车上，我就觉得，公交车上谁都没有我有钱！我终于翻身了，我有1万多块钱了！现在我挣10万元、100万元，都没有那个感觉了，自己一下子奇厉害，奇能的感觉。”她说。

欠饥荒时，没少吃苦。王永训去同学、朋友那借借，这家借200元，那家借400元，还有不借的，怕还不起，就闭门羹。他回来不吭声，但张勇看出他的心态是崩的。从那时开始直到现在，他俩达成共识，不再去跟亲戚朋友借钱，伤着了。他们觉得，咱有多大的本事就做多大的活儿。

结婚的时候，过彩礼用的都是他们自己赚的钱，那时两人还完了饥荒，手里有了两三万块钱的存款。家里光出了几千块钱办酒席，其他的都是他们自己的。有时张勇跟王永训开玩笑：“你娶个媳妇一分钱没花。”

张勇的姥姥是山东人，早年闯关东去的东北。后来，老人家回关里了，把张勇的妈妈和大舅摆在了东北。“我姥姥觉得东北穷，愧对我妈，一遍遍催，就把我们全都催到山东来了。”

张勇姥姥家是潍坊坊子区梁家寨子村（现属潍坊高新区），和王永训的村一河之隔。张勇的大姐19岁那年认识了王永训的同学，按辈分，这个同学还得管王永训叫叔。

姐姐和王永训的同学谈朋友时，张勇和妈妈也来到了山东。那是1999年。

“我爸一边种地一边打零工，给人上房梁、砌砖。我妈在村里有一个朋友，她闺女在一个厂子里给人砸刷子，我也跟着进了这家小工厂，做给铁门除锈用的钢丝刷子，把六七根铁丝砸到木板里去，稍不留神，用力一偏，一把铁丝就扎到左手拇指下边这块肌肉上，大拇指侧面这个地方，整天烂乎乎的，总不好。铁丝在木板底下还要弯过来，也容易扎到手。我每天上班，还没到厂子，手就疼，有了心理阴影了。”张勇说。

## 抬头看到风筝还能看到曙光

当时王永训在家做风筝。

王永训的同学（现在张勇的姐夫）领着张勇的姐姐到他家要，看王永训做风筝。张勇的姐姐说：“让我妹妹到你这里干活吧。”王永训爽快地答应了。

在这里干了两三个月，熟了。有一天，跟王永训聊天，张勇说在哈尔滨兆麟公园见过风筝，天上掉下一只大风筝。不知怎的，捡风筝的细节，一下子照了两个人。

王永训惊呆了：“噢？长得还真有点像呢！”一对细节，原来眼前的，就是当时那个小姑娘！

张勇也瞪大了眼睛：“不可思议。中国这么大，咋能这么巧呢？”

张勇坦言，那时候还没动心：“在他家干活，他脾气好，不善言谈，也比较老实，再说他家里也没有几个干活的，也就三两个，都是周边的一些家庭妇女，给他糊糊，扎的工作还得靠他自己。他姐姐也会扎，会糊。慢慢地发现他人好，这样才慢慢动心的，并不是因为这个缘分怎么样。我脾气比较急，或者说还是比较活泼，相对而言，喜欢稳重一点的人，踏实本分的。”

谁追的谁？张勇明确说：“都有好感。”

张勇跟王永训谈恋爱的时候，王永训其实负责不少。

明知道他负债，还决定跟他谈？“有债慢慢还，关键是人可靠。就像放风筝，你得抬头啊，抬头能看到风筝，还能看到曙光。”

在张勇眼里，王永训长得挺干净的，脾气挺好，话也不多，文静，比较有才华。他观察力强，蝴蝶啦，蜻蜓啦，他能观察到神态，扎得活灵活现。同样做一件事儿，他办法多，解决问题的能力强。“比如说同样是缠绳子，我们就用手缠，但他会做工具，去外面寻一个破灯笼，架起一个架子，咔咔插着，就缠得很快。类似这样的重复性工作，他会拿出15分钟去做一个工具，2小时能干出5个小时的活。”张勇说。

观察力强，动手能力强，王永训做啥都惟妙惟肖。张勇说，那时候他们主要做些风凰什么的，早年那种传统风筝，比现在的传统风筝要求要高，做得要好。王永训扎的造型，仿真程度高，颜色也好看。

张勇说：“我出去送货，坐着公交车，提着俩袋子，上潍坊的小门头去送，就能感觉出来：咱去送，或者别人去送咱的产品，门头愿意要。人家觉得咱的配色、样式都好。”两个人谈恋爱也没像电影上那么浪漫，也就是见天上班，帮着送货，有时候王永训的同学来了一起吃饭，张勇就帮着照顾。一起去玩，去旅游之类的“特别节目”，没有。慢慢时间长了，王永训家里给他介绍对象，他就不去相了。他家里头催得急，他年岁大，条件又一般，家里没钱。“我俩差7岁，等我到了结婚年龄，23岁，他就30了，万一我不跟他，他就不完了。”张勇笑着说，“一开始婆婆不同意，慢慢时间长了，她就不怎么管了，也管不了。王永训自己还是比较有主意。”

两个青年相处三四年，还上了饥荒。

张勇有个最深刻的印象，那时候她去给潍坊的一个酒店送风筝，每天送。有一次酒店跟她结账，给了1万多块钱。“我揣着钱坐在公交车上，我就觉得，公交车上谁都没有我有钱！我终于翻身了，我有1万多块钱了！现在我挣10万元、100万元，都没有那个感觉了，自己一下子奇厉害，奇能的感觉。”她说。

欠饥荒时，没少吃苦。王永训去同学、朋友那借借，这家借200元，那家借400元，还有不借的，怕还不起，就闭门羹。他回来不吭声，但张勇看出他的心态是崩的。从那时开始直到现在，他俩达成共识，不再去跟亲戚朋友借钱，伤着了。他们觉得，咱有多大的本事就做多大的活儿。

结婚的时候，过彩礼用的都是他们自己赚的钱，那时两人还完了饥荒，手里有了两三万块钱的存款。家里光出了几千块钱办酒席，其他的都是他们自己的。有时张勇跟王永训开玩笑：“你娶个媳妇一分钱没花。”

## “我可能就是与风筝结缘的命！”

王永训说，对他的事业发展影响最大的，是他的妻子张勇。

小两口有了孩子，天成风筝厂发展正常、稳定了，村里选举村委会主任。一开始，王永训没想去竞选，是张勇在后面鼓励他。张勇说：“我觉得，反正咱收入稳定，一年10来万块钱或者20万块钱，将来承办点展览，做点风筝节之类的，你回家去竞选个村主任，也算给村里做点事儿。张勇还有个‘私心’：“当村主任，认识人多，人脉多了，生意也好做啊。”

王永训人老实，在村里的口碑好，一选就选上了。

他们原来开个面包车，为了避嫌，赶在王永训上任村主任之前，赶紧买

了辆轿车。“别到时候人家说咱当官了发财、买了车。”提前买车，也是张勇拿的主意。

王永训去做了村委会主任，风筝厂咋办？这时小夫妻俩的角色调换了：以前是以王永训为主，以张勇为辅，现在换位了。张勇当时夸下海口：“没事，你去干，家里收入一分都不会少的！”

本以为自己能撑住，没想到事情没那么简单。“原来王永训在前面，我在后面叭叭得挺有本事的，但真正走到台前，完全不是那回事儿，所承担的压力不一样！”张勇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：“我说能挣回20万元，这20万元搁哪弄去？我感觉我得差10万元。从哪弄？我们那会儿有二十几个员工，得先把这些人养起来。我跟他们说：咱得出去学习，好好干，年底分钱一起分，都使劲，将来大家都好。”

急用现学，张勇开始了求学之路。看人家怎么销售，怎么管理，怎么出规章制度。她尽量选周边的课，去济南、北京、东营，吃住行费用低。刚开始七八个人去学销售，后来学管理，一次就出去二三十人。

张勇承认自己是个容易被点燃的人：“我觉得学习特别有用。为啥有用？我自己上学少，有些东西脑子里头梳理不清楚。你没有见识，就不知道什么标准，什么分寸。你去听课，老师见识多，学员有各个行业的，你跟他们交流，他们就会给你一些好的建议。我是个容易被点燃的人，再加上我要面子，说出去了，吹了大牛，就得圆回来。”

张勇有时想，如果这辈子不遇到王永训，会是什么样子呢？可能不会做风筝，也不会卖风筝，她笑着说：“我可能就是与风筝结缘的命！”

张勇在慢慢改变：“比如风筝有淡旺季，我们就想办法做花灯。这样，春秋卖风筝，冬天卖花灯。平日做美陈（美术陈列简称），比如给商场中空大厅做一只大风凰啥的；节假日也做绿雕，就是用花盆、草坪，在广场、花园、单位门口摆一些花草造型。这是品类延伸，还有场景延伸。比如和服装品牌合作，让美陈从露天进入橱窗；和设计团队合作，用风筝骨架展示人物造型、表达人物情绪等。凡是和造型有关的，我们都延伸出去。”

在张勇眼里，每一只风筝，无论大小、高矮、胖瘦，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，无论是极繁的还是极简的，都是有灵性的，会呼吸，甚至会感知。王永训过去跟她说过，她不信，随着时间推移，她信了。

## 用风筝讲中国故事

潍坊被命名为“世界风筝都”，现在全国各地举办风筝会，王永训帮忙组织策划了很多。有人问王永训：“你成天在外地举办这些风筝会，你不把潍坊的风筝给顶了吗？”

王永训说：“顶不了！绝对顶不了！”就好比年龄一样，你大就是老大，你比我大一岁，我一辈子也撵不上，差一天也撵不上。这个事儿呀，没压力就没有动力。全国各地举办风筝会，对潍坊只有益处没有害处，能带动潍坊风筝产业发展。任何一个地方举办风筝会，他用的风筝，百分之八九十就是从潍坊采购的。不管是展览，还是放飞表演。我给人家策划一个活动，最起碼用2万到3万只风筝。在这两三万只风筝，是我自己做的；还有呢，连赠送的，带销售的，你看当地的小商小贩，80%甚至更多都是进的潍坊风筝。你看潍坊风筝这几年这么大的产值，这么多风筝，卖给谁呀？本地消化不了啊。”

王永训去过五大洲的40多个国家。前段时间刚从日本、韩国参加风筝会回来，忙完潍坊的风筝会，接着去法国。

王永训最难忘的是2008年在葡萄牙一个城市的风筝会。当时汶川地震后没几天，葡萄牙那那边在沙滩放飞风筝，会前，代表队举着风筝，踏着音乐入场。在中国入场之前，主办方停了音乐，全场起立，先为中国汶川地震遇难同胞默哀一分钟。然后，王永训带着中国风筝上场，“巨龙要是飞到天上，我就拽不动了。我就现场发挥，龙是三根线，我一拽这边，龙头向东转半圈，鞠躬点头；我再一松手，拽另外一边，龙头就向西，转半圈鞠躬点头，表示谢意。全场掌声‘哗——’一下就响起来了，我感动得落泪了。”

去的地方越来越多，王永训的感受也越来越深。虽然国家文化不同，但老百姓之间的友谊让人感动，还有，感受到祖国的强大。

在潍坊风筝博物馆内，我们看到了一枚特制的潍坊木鸢风筝——“飞鹰”。它在2016年11月，伴随着天宫二号和神舟十一号飞船登上了太空，飞行高度393公里，这是人类“放飞”风筝的新高度。这只木鸢风筝重300克，呈折纸式，仅有A4纸大小，托在手中非常轻巧，飞鹰设计者就是王永训。

航天搭载的纪念物是个特殊物品，既不能太大占地方，也不能太重，在选材与工艺上还要一系列复杂的要求。所以，这只风筝就是在发挥极致创意的基础上，还要在材料、尺寸、工艺上进行一些革新，要兼顾传统性、纪念性和观赏性，同时还应该具有美好的寓意。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王永训常常为了思考方案彻夜难眠，他和他的设计施工团队不断地推翻方案，不断改进，不断完善，终于圆满完成任务。

共建“一带一路”倡议提出时，王永训就琢磨着怎么做“一带一路”主题风筝。2023年，签署共建“一带一路”合作文件的国家达到了153个，他觉得能做了。他想着，设计的风筝至少153米，他做了199米，代表长长久久。他要让153个国家的标志性建筑图片与旗帜在这条巨龙的“呼啸”中一齐升空，在天际绘制出一幅瑰丽动人的独特画卷。

今年4月20日，在潍坊世界风筝公园，长达199米的巨龙风筝翱翔于云端，宛如从古卷中飞出的神兽出现时，引来国内外游客的围观和惊呼。这是第41届潍坊国际风筝会万人风筝放飞活动上的一个亮点。

作为非遗传承人，王永训还探索DIY个性定制风筝。几根竹篾，一张宣纸，火烤胶粘，再加浅描浓绘的笔墨，让自己的梦想高飞。他说：“我现在最大的心愿，就是把老祖宗留下的风筝文化推广到全世界。”

